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張和仲纂

千百年眼中

進步書局校印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千百年眼卷五目錄

文帝用賈生

過秦論出丹書

賈生厚德

宣室不宜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冤不由廷尉

李廣無長者風

文帝不能用李廣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短喪不自文帝

七國緩削則不反

袁盎幸免

亞夫之死以忌

竇太后專制

武帝紀元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太常卿用侯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申公不知止

司馬安拙宦

卜式不習文章

田千秋之賢

漢武憐才

司馬相如美人賦

視草之義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太史公權衡

史遷文章霸王

太史公知己

史記多為後人淆亂

史遷不解作賦

武帝遺命

武帝神智

蘇武娶胡婦有見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交道之弊

西漢文章之陋

漢用吏胥之效

趙充國屯田是計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二疏之去以許伯

言吳異不當著事應

歆向廢圖譜之學

圖譜之益

明 瀟湘張健和仲鑿

文帝用賈生

孝文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三十城。三國之中。齊為尤大。悼惠王積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為之震恐。且自帝之謀。其弟榮虛東牟。且將為內應。幸諸呂已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即位之後。諸侯之勢踈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為盛。文帝豈不慮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構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即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及孝景時。吳楚為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然俱以國小兵弱之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既無鉅援。宜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中。兵與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言不見用。而文帝為無謀哉。

按賈誼傳長沙絳灌之屬善之也。史謂其以謫去宜耳。其為梁懷王表傅也。帝自

以為不及故也。玉文帝愛子。故以屬誼。王墮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不忍負帝委托之重。故哭泣而死。後之覽者。徒執誼謫長沙一節。為誼嘆息。謂帝終不用生。悞矣。

過秦論出丹書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不見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賈生厚德

漢史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諷之。而帝亦悟。洛陽少年。可謂有先民之遺風矣。

宣室不宜名齋殿

淮南子云。禁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果爾則宣室乃繫所也。漢不宜以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寃不由廷尉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不知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如者乎。也。以趙蓋韓楊之死。歸罪于張者。亦浪說耳。

李廣無長者風

李將軍廣。閑居霸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况故乎。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看北平。廣請霸亭吏隨。次日殺之。嗚呼。廣之不佞。微獨殺羌降者。而霸亭一事。殊無長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

夏君憲曰。快仇報怨。武弁常態也。且霸亭吏亦自可殺。夫涼小人。何足以累長也。文帝不能用李廣。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乂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

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為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
真將軍而罷上棘門鬼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為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
今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亦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
勃執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故班史
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蓋指此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袁盎
陷晁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晁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
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
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啟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
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為盛德之累乎

短喪不自文帝

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
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於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雖使葬。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纖釋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與異時振贊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於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邱。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葬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

七國緩削則不反

漢景初年。七國後強。晁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丞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漢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溝之木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怒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暇欲急具攻。而躑躅為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但語曰。貧走者。誠貪食者。噓其錯之謂耶。

袁盎幸免

漢景錯削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蓋欲快私讎。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復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客。孰謂天道無知哉。

亞夫之死以忌

史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帝默然而阻。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為侯。卒以此致禍。不知帝殺亞夫。竟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來。獨勃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

從來矣。

竇太后專制

漢母后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殺之。竇嬰兒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為相。又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愛梁孝王。則誦言請立為嗣。不顧太宗之重。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可謂司晨預事矣。

武帝紀元

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歷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號。以明歷數之歸己。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漢之封建。其子之甚艱。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候者。雖眾。率至不旋踵而輒廢。奪

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則采賈誼各受其祖之方地之說。於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諉曰予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罰以奪之。吁亦太刻矣。

太常卿用侯

漢自高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夢侯孔藏坐衣冠道橋壞。大畧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故奪國。凡亦錮繫之術也。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自古邊防莫強於漢。乃和親一事。至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汙俗。而漢之君臣皆莫之恥。此其辱與趙宋之歲幣。寧有差

別乎。顧漢武能雪平城之耻。其後雖以哀平柔懦。猶能令呼韓起。韓家真宗能極遠。淵之討。遂至徽欽北狩。其後竟折而入於夷。則其得失大可觀矣。腐儒小生。猶以窮黷為漢武罪。此李卓老所謂滅却一隻眼睛也。其可其可。

中公不知止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中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中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司馬安拙宦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沒廉耻。廢為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卜式不習文章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匿財。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眾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攜

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乃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眾人而為之乎。

田千秋之賢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後對羣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啟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雖然。戾太子冤狀。然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酬賞不及。而千秋乃繼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漢武憐才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令人主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翹閣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若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達累辭。於乎忌矣。後世見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司馬相如美人賦

居常讀司馬相如美人賦。至弱骨豐肌。時來親臣。臣之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雖一日。且秉志不回。則奮袂呼長卿。長卿據爾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後邪。可發一笑。

夏君憲曰。想當時美人不逮卓氏遠矣。卓非獨以色幸也。李卓老論之詳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輿制。諸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漢儒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網紀法度。典章禮樂。

以維持之。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為
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
物。大中之道始見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
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尤盛。上古俾
朕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上階。卑宮土牆之制。至周人而始
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
觀之。謂之思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
思與敬又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
文質。政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顧指如意。
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
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
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强之國不聞矣。國家
宮室車服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
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為先也。

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衰為文之弊耶

太史公權衡

史記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桓侯畢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田單傳叙王蠋事至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孰謂史公之遺節義乎又如列孔子於世家列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將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謎語也

史遷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為不倫更以騶子馮子斲等雜之何卑孟耶不知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容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馮子斲之流焚焚焉尊禮於世正以見硤硤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為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太史公知己

趙汙曰史遷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按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戕民

之禍。于是為極。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昏說。亦可謂太史公知己矣。

史記多為後人清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相如傳引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史記一書。為後人所清亂多矣。

余又考後漢楊終傳云。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非遺本書可知。已。何怪其清亂雜出也。

史遷不解作賦

史遷戴子虛上林。以其文辭宏麗。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實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平秋。孰才。竟絀于雕蟲小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強耶。

蓋帝遺命

自古帝王遺命多矣。要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

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見。蘇以丞相大將軍之貴。不敢望也。故使長儒不死。負辰之圖。不在子孟也。

武帝神智

漢武帝冊封諸子。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惡。毋作非。德。燕王累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事發。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過宵人。廣陵亦以迎小人亡國。如此神智。真不愧祖武矣。

蘇武娶胡婦有見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私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勳者。以杖尉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中。自擇勳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勳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禮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勳之見耶。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為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

餘人意。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交道之弊

今史論交者。皆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為第一義。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為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

西漢文章之陋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於是古學益遠。又文章好用事。自鄒陽始。而太史公云。比物連類。有足多者。豈意其遂為方便法門耶。至於今日。則末流之濫觴矣。

漢用史胥之效

漢有天下。平津侯安樂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無所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于史胥中。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為將。入可為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

耶。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憲。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于大寇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顧以為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為耻。而不肯為也。

趙充國屯田是計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罕升為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圭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升等。羌亦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又曰。明王可為慮。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為留屯計。凡與漢廷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機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寂將聽那肯留以遣。羌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為稱首。可笑。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此有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之今日有能矯制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此則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惟其為說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間而竊議其後英雄志士所以息機於世變之會也

二疏之去以許伯

蕭望之為元帝傳與石顯為仇卒為石顯所陷疏廣亦為元帝傳與許伯為惡而許伯莫能釋其毒蕭疏事體一同而安危異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慈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為人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
然人君將忽焉而不之懼聖人于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析天下災祥之變
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況焉
得水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何如耶豈其晉厲公一視
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闕于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經人甚於三爻矣

歆向廢圖譜之學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廢也圖經也書緯
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如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
見書如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故學者為
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考理於書。則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後之學者離
圖即書。尚辭務說。故雖平日宵中有千章萬卷。及寘之周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
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為圖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
守天下難。故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張。由是蕭何定律令。而刑
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倉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

夫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為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况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一興禮。有如聚訟。既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此其失。嘗自歎向啓之。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為七畧。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遞相因襲。故天祿閣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書一類。分為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羣書失次。王儉于是作七志。以為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意未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畧。劉敞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錄散圖而歸部。錄雜譜而歸記。譜蓋指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亡。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書總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志。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

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目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

圖譜之益

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功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逮鄭泐滌。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羊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其裨益宏矣。今之學者。此類都成廢闕。何怪其博洽不逮古人也。歆向之罪。可勝討乎。

千百年眼卷六目錄

漢儒解經之陋

古易

尚書古文今文辨

毛鄭說詩之妄

衛宏序詩之謬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揚雄始末辨

方望賢於范增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客星為災

伏波未是烈士

漢書真本

班掾史妙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缺典

程伊川論班馬

明帝前已有佛典

漢選法之善

漢鄉亭之重

陳蕃懸榻

李膺已甚

景毅耻不與黨錮

清談始於漢末

蔡中郎秘論衡

蔡邕有後

漢末史傳屈筆

孔文舉關係

劉表工書

曹操不復姓

曹操疑塚

曹操諷漢復九州

孫權之劣

昭烈先聲

借荆州所以保吳

荆蜀形勢

取劉璋不係孔明

昭烈遺命之非

習父吟譏晏子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子房孔明學術

孔明事業文章

出師表缺句

司馬懿非孔明敵

楊顯不知孔明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八陣圖

漢祚之長

高青卿公文學

李密陳情表訛字

阮籍巧附司馬昭

晉室久亂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晉史矛盾

惠帝廢儲

千百年眼

卷六目錄

二



明 滿湘張燧和仲纂

漢儒解經之陋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漸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曷足怪哉。

占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為一書。不以相附。孔子作十翼以贊易。而王弼乃以中

其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敬如玉弼。本義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象象。別異于卦文。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文。語為得之。然謂古易作于說之。甚誤。

尚書古文分文辨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蓋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孺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予予。尺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秦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適。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

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書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尤謬矣不經之甚也按此說甚精與文正公有叙錄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後歸熙甫訪其意釐為今文近時焦弱侯又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亦具論此且云分古文六支而為之集註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毛鄭說詩之妄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康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之說謂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直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則夫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鄭謂是武王時作各出其意以增就其說而意又不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詩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時世既

遠茫昧而難明也。

衛宏序詩之謬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晉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即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揚雄始末辨

揚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蓋舉市國之緒。辨愚拙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

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
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
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二媚莽。妄可知矣。按雄即縣人。郭
人簡公。紹帝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
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
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
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為實
錄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
犯謝罪文公。亦遂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
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望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迹方
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效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絮論。本末乃見。後世為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情。而欲懸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興分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彊。頗為後世口實。國朝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宛轉二十八年。可稱千古之隱矣。

客星為災

秦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蜀山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在古。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苗患歟。此論奇特。民懾非。

徒狂者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畏尸遺。真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為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漢書真本

劉之遊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雜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為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鉞。諫。而實黜。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殺殺。仗劍周章。邦之傑。今實為彭英。化為王侯。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擇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海。惟齋一胡。盧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而書。

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班據史妙

班據元帝贊稱其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劑節度窮極幻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覆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為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漢書缺典

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程伊川論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

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為數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足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薄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

漢選法之善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遺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

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于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史。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漢鄉亭之重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罪。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為才望。亦皆見於為亭長。嗇夫之時。隋唐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貧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閭里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定時。官筭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

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至此矣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而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遂不可望於後世吁可嘆矣

陳蕃懸榻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升菴曰蕃亦癡矣為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為宰相以天下為耳目若開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為豈郡守宰相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開閣懸榻而後真士至焉韓退之 upper 邢尚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既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子逸慷慨赴義九折不回彼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先生此論亦苛于索瘢矣

李膺已甚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橫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即殺之嗚呼

人臣挾簡亢之風致令天子倖侍之弟。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於
是有死道矣。文帝時。申屠嘉為相。亢直何減膺。鄧通以小臣戲殿上。亦已令之免冠
徒跣。叩頭流血而已。未嘗必殺之。乃為快也。使膺處此。當復求進於是矣。噫。天下之
事。所責君子通時達變。毋徒苛求已甚。釀成禍端。亦不得不分其責矣。

景毅耻不與黨銅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顧為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
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然則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
規也。

清談始於漢末

世謂清談於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叛散五經。流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為
甌。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蔡中郎秘論衡

中郎以論衡為談助。蓋自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篇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

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王多歸咎中郎者。特為一洒之。

蔡邕有後

白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晉人謂邕無子。遂以書禮王梁。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手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哀。景。周滅而有王謙。尉。陸。陶。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孔文舉關係

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孔錫文舉既死。董昭掀然而談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孝卓吾曰。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

敢與漢自空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于老死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良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馬飾知矯廉以取之潛移默運而不覺其視此何如也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矣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秋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為黨人在八反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

王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識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敗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久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邱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上，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為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孺子之見，耳僕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為疑塚者，孔林。

曹操諷漢復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各寓實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况竟賊如操耶。

孫權之劣

魏武因弱為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庸耳，藉文托之業，亾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昭烈先聲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

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迺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傳弗遠。亦真德之將終興。

借荆州所以保吳

魯子敬許以荆州借劉先主。後世議之。此論非是。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荆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荆蜀形勢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莫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曷謂欲長守蜀也。

取劉璋不係孔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權遂。出去正之計。昭烈亦強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

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遺命之非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為興復劉氏耳昭烈既薨其志未盡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要為顧命直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興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為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為孔明置詞矣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也夫三子恃功暴遷斬國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為齊景公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斃之至於崔杼弑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甘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鉅漏何救齊亡而後世猶以為賢至有管

是之曰此梁父吟所為作也。自擬隆中。竊取樂毅而不及。晏厥有旨哉。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讐也。蓋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于比擬間。微示其意。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君人心事。毫末窺其所主。何哉。

子房孔明學術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為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圖終而不圖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強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為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興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為之也。惟其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為黃老而不流於蕩。為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

才而成其志也

孔明事業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梁公、范文正俱為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為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史。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旨。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司馬懿非孔明敵

司馬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費詡等嘗通言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為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

吳氣無所勝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惜乎軍前之星遽隕使後世豎儒得肆饒舌也。
楊顯不知孔明

孔明為相身投簿書主簿楊顯切諫以為徒勞後之覽者無不為孔明惜也。張和仲曰楊圭薄深違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況孔明之死生何等關係而謂貪少事煩竟致天沒也不意死仲達猶能驗後生明眼人。

武侯遺言不及姜維

武侯垂稱姜伯約論者以為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琬禕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豈不負所知也以禕之庸皓之位非維蜀久亡矣。

八陣圖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謂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頻滂澆濼大樹十圍枯橙百丈破確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動在新都

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漢祚之長

漢之亡也貶獻帝為公后為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為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祀始絕前後計之漢蓋已有五百餘年深仁厚澤之報固不與也堯瞞篡漢以貽子孫相傳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殺其二見廢惟丕獻僅存耳然則老瞞不亦枉苦心耶

高貴鄉公文學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尚詞即其幸學與諸博士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二後主最雋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于經術莫如高貴人車之學與韋布異不能不為之浩歎

李密陳情表訛字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云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有云若將文字論

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阮籍巧附司馬昭

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求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為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偽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加仇。昭則每為保護。康徒以鍾會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此。籍著大人論。此禮法士為群蟲之處視中。若籍附昭。乃視中之蟲。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袁母邱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

晉室久亂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夫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袁帝在朝。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自晉武帝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亂。舉神器之重。以畀昏童。自以由太子而及適。是由廢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適不克終而死耶。天之禍敗人國。固有出

於意外者。是所謂報施之巧也。不然。狼顧之懿。方且賈德色於九原。而吉台置文。得
不作法於涼也。

晉史矛盾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為官蛙私蛙。見鉞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
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澆殺帝。曰。嵇侍
中血勿澆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
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惠帝廢儲

賈謚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
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惠帝昏庸。既莫
之辨。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不亦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
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千百年眼卷六終

徙戎論無救于晉

晉室所以敗

王衍羞見其女

陶侃被誣

庾亮失計

王導遺誅

王逸少經濟

蘭亭未可議

張翰尊鱸

劉琨負其母

阿堵

英雄自相服

孟嘉論樂非是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感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不識一丁

王猛死不忘言

符堅拙於用多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金土不可同價

梁武殺業

沈約韻書之謬

劉如幾無史才

隋氏富庶

隋文帝濫殺

隋煬帝毀識

漢高祖殺降

唐世女禍

唐封建之善

太宗縱囚有所倣

尉遲公隱德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李勣一言之禍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閻立本知狄仁傑

徐有功難於臯陶

駱賓王四子受誣

駱賓王器識

徐敬業之敗

滕王閣記出處

玄宗慘刻

明皇廢資格

李經春秋甚靈

賀季真乞休在耄年

盧懷慎先見

明 潘相張燧和仲纂

徙戎論無救於晉

世儒睹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為司馬氏惜。不知此曹漸染華夏之風者。僅百年。其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而未必不來。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鎬方。犯涇陽。圖自登。入井泉。如周漢之事而遂已也。況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

按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已有英雄之望。僕御得其道。不過全日。殲李老鴿。是傳。奈何以駭童為天下主。賊后煽淫於內。狂宗播禍於外。彼廻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雲蒸龍變。以快其翹然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剪司馬氏也。

晉室所以敗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遺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莽。

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咤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主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也坡公此論可為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道有虛實精粗是非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王衍羞見其女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劉曜臨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儻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陶侃被誣

陶士行倡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為一時元勳獨史稱其握重兵居

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自古誣人而不得者。沒河其閭
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更甚於閭房。蓋按古
行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臂。於竹頭未嘗聞。雖
一束之穢。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梅陶稱士行機神明。應似魏武。忠
順勤勞。似孔明。宣欺我哉。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復有
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末年卧疾。封府庫。而
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通果安在
哉。或者以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迹似跋扈。不知蘇峻之誅。亮所深耻。而庸於申
也。殆士行既卒。而後嗣亦彫零。庾氏世總朝權。安知秉史筆者。不有所曲徇耶。卒乃
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亦誣矣。

庾亮失計

庾亮召蘇峻。孔坦陶回。因王導語亮。宜及峻未至。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
彼少我眾。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亮不
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入。必向小丹陽南道。步軍若以伏。

吳遣司一戰而擒亮人不從事觀二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
為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謂召峻固失計然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
滅亡也吳錯削七國大類此奈亞夫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得不敗吾嘗謂漢之反
謀錯已明知之此時只宜召之入朝仍發大兵隨之若漢不從便引兵進討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自服矣錯知吳必反不先為之設備既反而後調兵此
直免戲也東市之誅非不幸矣庾亮蓋祖錯之覆轍也乃幸而不誅晉室之不競宜
設

王導遺誅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
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
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
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謂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
謂是法左夷吾管氏與儻亦羞之矣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公卿愛其才器。類若水龍。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繡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意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寧甯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視。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已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

蘭亭未可議

文選不收蘭亭。議者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以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知天朗氣清。固有所本。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耶。又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成。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蓬蓬。郭清碑。

云丘墓起墳古詩云。破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古人文辭。政自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為複矣。

李卓吾云。好一篇議論。然與叙文不類。兩語乃為定評。

張翰蓴鱸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罔。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煙深恨有餘。因想李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蓴鱸。此語甚有思。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李鷹真得水中仙。不須真說知幾早。只為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

劉琨負其母

劉琨在并州。怒進軍令。旅盛切諫殺之。盛子况奔漢。具言虛實。漢王聰大喜。遣劉粲劉曜將兵。趣并州。以况為鄉導。琨東收兵於常山。曜等乘虛陷晉陽。琨還救不及。况遂殺琨父母。嗚呼。今旅所謂子骨之忿也。使琨有備。亦未遽逞其志也。奈何移檄遠近。聲言虜漢。皮曜榮南來。乃更收兵常山哉。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蓋策之

審矣。母賢智與孫夫人等。而不能使越石如伯符。死有遺恨也。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為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座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為眼。一以為經。一以為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服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孟嘉論樂非是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晉孟嘉語也。不知絲者。絲之聲也。出乎手。竹者。竹之聲也。出呼口。假絲竹而聲。總之皆肉也。則亦何嘗不自然耶。況夫伯牙之琴。王子之簫。孫登之嘯。亦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如肉乎。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閒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助。尹翁歸等。動與百金。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鄙瑁。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庾珣。王植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濟。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陶淵明不欲諸子士宋

陶淵明命子為。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為。曰。雖有五男。莫能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之於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

自汙。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中庸自晉已旅行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顓嘗傳中庸。撰梁武帝亦為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不識一丁

符堅宴群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丁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丁不屈。乃古下字也。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王猛死不忘晉

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時值桓溫竟不得一效於晉。所謂既生瑜何生亮。亦晉之不幸哉。然猛之夙心。則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膈披露。

符堅拙於用多

符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澤忌也。晉之取吳也。兵二十萬。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

出之道多。則彼之受敵者深。是其十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所率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為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又自恃其眾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瀟踐矣。惡在其為百萬也。使堅之師。離為十道。偕發並至。分應其境。輕騎遊卒。營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未足以亡晉。亦何至蹉跌之甚耶。然亦有以分而敗者。如楚之禦黔布。吳漢之討公孫述。是已。則以兵少而敵眾也。若項羽為江之戰。纔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猶能斬將見奇。則又少而不厭分也。總之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則不必於分與不分也。嗚呼。堅特叛胡之錚錚者。要何足以語此。

苻秦之亡不因慕容垂

慕容垂之奔秦也。王猛力勸秦王堅除之。堅不從。其後垂卒破長安。堅出奔西燕。以亡天下。後世皆惜之。不知堅之敗在空國伐晉。而其釀禍也。在遠徙種人。專留鮮卑。垂不過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使堅無此二敗。雖百垂其如堅何哉。方堅之敗於淝水也。八十餘萬眾。盡為謝玄等所破。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

餘騎赴之。垂世子寶勸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毒秦，何患之？吾將以義取天下，豈負宿心也？則夫垂之報堅也，豈減於疇昔之息乎？養虎遺患，說未足以鑒此也。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大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然何至亦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為素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竊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眾。其後崔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金土不可同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豈必然之理哉？孟子曰：物之不平，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之。至有菽粟如水火之論，金土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

堯時諸侯滿天下。禁時大辟徧四海也。

梁武放棄

梁武學佛而敗。故佛者以為口實。然武帝篡齊。殺齊子孫殆盡。其納侯景。晚節多昏。業報應受。非佛之罪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別廢屨。因噎廢食也。其可乎。

據唐蕭瑀。梁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為相。自瑤建議。八葉宰輔。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沈約韻書之謬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於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真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篇什。班班可攷。豈盡謬。至沈約而始恣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不審宮羽。不備四聲。兩敢有越質。騷亂千古。亦既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經。歷

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

劉知幾無史才

揚萬里云劉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再讀之慮其拳石班馬而藏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於道詳延陀此何等語天授二年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遊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遊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然于五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不可廢也

隋氏富庶

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方其有國之始蠲罷權禁又時時減免賦稅其徵取之途可謂濶畧矣又營新都平隴平江表至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惜營繕征伐之費亦既不貲矣是時布帛之積幾於無所容蓄儲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眾是果何道以致之也吁亦奇矣

隋文帝濫殺

周夫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為可賀敦。聞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之。公主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主遂遇害。觀公主詩詞。不過慟陳氏之淪亡。哀身世之飄流。此亦人情之常。且一女子。遠適虜庭。有何顧忌。而必欲殺之也。亦慘矣。王世充字文化。及之毒。相去才一間耳。

隋煬帝毀讖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攷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西漢之末。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上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歷觀宋梁。其說不能盡去。及隋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史所

糾者死自是無復其學有功名教不淺也。

唐高祖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祖而項羽白起弗與焉。薛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本嘗殺顏利也。獨當時何無一言救止。豈其力不能得之。文靜之死而無及於數子耶。

唐世女禍

唐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脅之高祖畏禍議始定及其後也天亦降之女禍。世有焉。報應之妙如此。

唐封建之善

唐太宗即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德彝之言曰。前命崇則力投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嗚呼。德彝此語。固今之藥石乎。

太宗縱囚有所倣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翻。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為美。太宗好名者。蓋最而效之。

耳

對建公隱德

驪山之變。坐二府者百餘家。將盡沒入。故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敢索之道。乃普原之。太宗一日謂故德曰。朕將嫁女於卿。稱意否。故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大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晚節謝賓客。飾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年七十四。於顯慶三年卒。嗚呼。故德如此行藏。且在李衛公之上矣。世徒以萬人敵稱之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為二子均有死道。夫吳王恪。太宗愛子也。太宗立高宗為太子。又欲立恪。無忌以舉棋不定為諷。似矣。而其後也。竟以房遺愛獄。誣構吳王。陷之重辟。劉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疎致禍。理固應耳。而罪不至死。遂良誣以伊霍一語。必欲斃之。雖馬周強諍。不少解。夫此二子者。所謂太宗心膂臣也。一殺其愛子。一貶其王。以殺直臣之名。由此觀之。武氏之禍。猶為晚也。

李勣一言之禍

武后之立由李勣之逢迎也。彼豈不知其大謬。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大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二三為無賴賊。焉知老年尤大無賴哉。身沒未寒。而有敬業之禍。謀其身足矣。何至殲其宗。毀其墓道耶。然則武氏未嘗纖毫見德。勣亦枉却微小人矣。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母后臨朝。如呂氏武則天。此國家大變也。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忌憚而後取。豈以禍亂之報。在于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張玄羽曰。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測。

闕立本知狄仁傑

狄梁公初授并州佐。時闕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足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兼并州法曹。夫梁公能反周為唐。而非立本則不能自拔於沉淪。洵哉可稱具眼矣。然則馳譽丹青。何足盡其本。

百一也。

徐有功難於皋陶

張文成贊徐有功。踰虎尾而莫驚。觸龍麟而不懼。鳳跄鴻臚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為大將者。為太公望易。為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為周公易。為孔明難。為刑官者。為皋陶易。為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駱賓王四子受誣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之臧否邪正耳。窮達脩短。則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器識。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然裴所稱王劇。王劼。蘇味道。皆覆身累藉。何以優劣四子。使勃等即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謫。榮寵。牧朝。器識何在。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尊后臨朝。羅織萬態。即狄仁傑輩。尚誣以反。况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悻其常。虛平懷沙。賈生夭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駱集十卷。今存。皆疇昔書牘。三章外。無一鞅鞅語。然則史亦非實錄也。裴行儉既以姑布子平之術。誣後世。而史官又從而綴飾之。則四子幾不白于千古。亦冤矣。

駱賓王器識

賓王上裴侍郎書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瓦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沉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贊。而使憂能傷人。建西山。兩何變。裴侍郎即行。儉也。時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駱有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誰謂賓王才去而無器識耶。

徐敬業之敗

敬業舉義。魏思溫勸其直趨河洛。以匡復為事。此與尹德毅之說蕭察龍舉之獻策。潞王從珂皆奇謀也。諺曰。敗棋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滕王閣記出處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閻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壘。恐地上老驥不

能造雲中後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孟宗慘刻

明皇待諸弟。可謂極其仁愛。然一日而殺三子。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乎。

明皇廢資格

明皇開元初。銓次尚未廢資格。時上欲大用蘇頌。因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尚書者乎。宰相以為惟賢是用。何資格之計。明皇乃敢從之。又以李元紘公卿交薦。籍甚。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宰相以元紘資薄。止拜侍郎。夫以頌元紘之才能。計資亦未為驟進。乃毫厘必計如此。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遽不復計資。雖以九齡之惓惓盡忠。援故事以爭之。而且不聽矣。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要之資格者。所以待常流。不次者。所以待非常之士。承平無事。則守資格。一旦有緩急大事大疑。則先材能。則彼前說亦非定論也。

李經春秋甚靈

陳省公曰。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為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

身為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荆公謂春秋闕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兩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三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賀季真乞休在髮年

賀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為美談。然攷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為耶。季真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即以珠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懼吞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愕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為風流。湖水有靈。亦免貽笑矣。

盧懷慎先見

盧懷慎身為上相。家無担石之儲。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德勤。神有靈人乘間之患。遺言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宜區區才志之士。矜眩目前。以

為功必已出者徒爾耶。史以伴食譏之。殆亦俗見也乎。李卓吾曰。懷慎自以才不及
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己有。見人之彥實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嗚
呼。懷慎可謂十載之下。復有知己矣。

千百年眼卷八目錄

周易舉正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陸秉大衍數解

李太白深心

阿房賦蹈襲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以失形勢致亂

房瑄用違其才

房瑄長策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意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儒者說詩之謬

詩詞訛字

李杜始末考

唐宋逸詩賦

李泌相業

陸贄忌才

德宗不能餌懷光

盧杞愧其子

唐宦官之禍

退之淮西碑失實

藩鎮之弊

白樂天行藏

昌黎史禍

韓昌黎晚信佛老

李虛中子平

王叔文之寃

八司馬伸氣

牛李有同惡

柳子厚非國語報

道家三尸神之謬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李德裕知所本

唐不立后之禍

郭汾陽後裔之賢

明 瀟湘張燧和仲纂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問以下句反居其上。又詞注內。移後義部。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此書近世罕傳。余友夏君憲有藏本。今錄其明妥者若干處。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順取逆也。今誤倒其句。泰六四。象曰。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誤作失字。謙六五。利用征伐。小象亦然。今本兩征字。並誤作侵字。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合脫剛柔文錯四字。剝彖曰。剝。剝落也。今本脫落字。大過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今本誤作士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誤作无魚。九五。似杞包瓜。今誤作以字。蹇大象。君子以正。脩身德。今本作反字。困初六。象曰。

入於幽。幽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
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
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巽彖
曰。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今脫命乃行也一句。節彖。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然後乃亨也。今誤將此句入註中。字彖。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
彖。乘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
也。合作已上。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上繫第九章子曰。知變化
之道者。其知神之不為乎。今本誤作所字。下繫第四章。不見利不動。今本誤作勸字。
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本誤作與字。第四章。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
道也。學為正。又說卦。乾以居之。今本誤作君字。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今
始字。誤作物字。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凡此等處。真可為讀易者一證。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
古也。與周公絕無干涉。故繫詞傳。累舉庖羲文王。而略不及周公。亦自可見。揚子雲

曰必義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參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蘊。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較世儒所傳。當得其實。

陸東大衍數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東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其際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著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蓋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數之始終于此。該而用之。消長于此。神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秘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莫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聖人千載不傳之奧旨。

李太白深心

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發。殺身

不觀城公作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噴。此語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汙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果爾。直是咳嗽亦不可也。卓老有詩云。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醉將安歸。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矣。

阿房賦詁

結收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到。秦民竭。秦君滅。倕輩行在收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荧荧。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作。宮車過也。輒輒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四十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也。當是做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胡予厚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心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

馬此宜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以唐人所以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其傳世者。非省題詩也。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玄宗奔蜀。太子即位靈武。其始為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既為建寧王儀所勸。及其後為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盧諲李涵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剗心以祭。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艷於此。而攘之於草莽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於靈武。遂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汪洙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送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膺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韋見素等。至自城都。奉上寶冊。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遂為傳襲。郡臣固請。堅不許。真於別殿朝夕事之。如賓者。

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為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當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胡逆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上言。不致有靈武之事。竟以怙恩懼禍之故。致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者。焉覺死晚矣。

唐以失形勢致亂

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肅宗急於收復。不從其策。因是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黃巢橫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柘。旃梧。臨桂。水數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之。使從其言。直置中免爾。而當國者曾莫之省。巢果復出。為惡。遂致滔天。此數公者。真所謂識形勢者也。而唐兩失之。其取敗宜哉。

張玄羽曰。房瑄所謂治世之能臣耳。肅宗用違其才。所以一敗而不振。若彼復之後。令瑄從容諷議。鎮靜廟堂。以撫摩殘喘。毋令譏邪間之。當必有可觀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將之。既敗而一逐不收。人皆嗟瑄之不盡其用。予獨悲瑄之不達其時。

房瑄長策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勾渠破胆頻。注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為都統。節度。安祿山見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自能夾輔王室。統繫人心。司空圖詩。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換。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銜崖詠史。目之為厲儒。足以行比之。過矣。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

余按李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羈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九州。何至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觀此則房瑄所奏。信救時之良策也。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人之豪也。初拜右拾遺。即上書論救房瑄。語甚切至。幾以得罪。此豈附類

下石之徒比耶。世謂文人無行。殆虛語耳。

杜子美詩意

焦澹園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為。正如雲霄一利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穢。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子美名聞。故詩中不用開字。娟娟戲蝶過開幔。原作開幔。刻本之誤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公有詩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宜亦未之攷耶。

儒者說詩之謬

詩出於小夫賤隸之口。而說詩者多不免於高叟之固。則所號為窮經稽古之儒。乃反賤隸之不若矣。蓋詩人吟咏性情。故意象寬平。老儒執守訓詁。故意象窄狹。如杜子美仰面會有鳥。回頭錯應人。乃詩家上乘。而朱攷亭引之。謂其為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何異痴人前說夢乎。真可發笑。

古書無訛字。轉刻轉訛。莫可攷證。畧舉數條。如王渙李夫人歌。修嫿。禮華銷。散盡。修嫿。訛作德所。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訛作生苑。琨在邊城。則清塞字為莫。馬。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物矣。又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况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如陸龜蒙。富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坟墓淒涼之意。俗本作草樹如頭。似不春。杜詩把君詩過目。俗本作把君詩過目。愁對寒雲白滿山。俗本作雪滿山關。山同一點。俗本作同一照。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熱。邀歡上夜關。俗本作十夜間。曹開朱旂北斗殷。俗本改殷作間。成何文理。不知貧病關何事。俗本作祇尋醫病人。須臾禿節漢臣歸。俗本作握節。不知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充節效貞。杜公政用此語也。新炊聞黃梁。俗本聞作間。則字義亦不通矣。劉巨濟投許渾詩。湘潭雲裏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蓋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相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妝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文選苑云。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為。擬字勝亦字。王右丞詩。

鑿輿遺出十門柳。用建章宮十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開。皆
本此俗。本千門作仙門。謬甚。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
夜。梁錕視卧美人詩。落釵猶鬢髮。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妝也。甚
妙。又南史王孫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流連。俗本改暮作暮淺矣。蜀牛嶠詞。日暮天
空波浪急。正用孫語也。韋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
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
看道傍石。蓋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小詞
如周美成情惜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本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
改如許作如花。平仄亦失粘。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沉沉。俗改日作耳。凡此皆係改
本認僞。百出書之所以貴舊本也。

李杜始末攷

世知杜之為拾遺而不知李亦拾遺也。世以草堂屬杜。而李集亦號草堂也。李卒後
代宗徵拜左拾遺。見范傳。正碑。碑題尚稱左拾遺。世又以供奉拾遺。皆死於酒。而皆
死於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陽水。終於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郡。終潭岳間。采石

固謬。耒陽亦未可憑。

唐宋逸詩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且不可言。壯哉。況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因寫為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為詩資。平生為詩。可誦者十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明作隨征賦。司空圖為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問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夫言其為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宋蘇長公與米元章書云。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亦平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瞠瞠。夫坡公騷壇巨眼。其推服若是。而今亦不傳。余友范長康輯耒陽志林。拓陸友仁包彥平陳眉公之舊。自成一書。意搜括無遺矣。而是賦不載。長康每對余。懷賦謂是闕典。且相托為檢索。余低徊紙堆。凡六載餘。僅於焦弱侯金陵舊事中。得費心亭詩。

一絕宋王勉夫野客叢談中得壯觀亭記畧以報命而賦寶月觀者固寥寥也然則古今文章湮沒不傳者可勝計耶。

元章嘗心亭詩云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寒霄低細月此詩雅淡幽奇富為宋絕之冠附錄於此。

亭必相業

柳玘稱亭必佐肅宗兩京之復必謀居多論功大於魯連范蠡而首謀范陽三定儲君其最也史多逸其事惟郭侯家傳為詳家傳其子繁筆也繁為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為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興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幸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史求廢紙握筆者家傳十篇司馬公通鑑多載之朱子綱目疑非實錄猶不取噫郭侯身沒未寒橫遭元興之毒數百年後又復不信於攷亭亦何重不幸也

陸贄忘才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塢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於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

如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表。玷而終。夫公異能動九重之淚。而不能取同調之憐。信文人薄命哉。以孝經為刑書。以家行不謹為阻抑才賢之具。敬與忌才。視李林甫更巧矣。

德宗不能餌懷光

漢文帝几杖之賜。可以柔吳王濞。而德宗鉄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事同。而情異。何也。宣懷光之惡。遂浮於吳渙耶。亦文帝之推誠。與德宗之猜嫌。隔天淵耳。夫機心。不可以狎海上之鷗。況虛恩。可以餌巨測之懷光乎。

盧杞愧其子

盧杞在唐世為甲族。而懷慎一派為盛。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為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奕奕。罵祿山被害。在忠義傳。奕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奸臣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異。亦附忠義傳。若則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其子矣。

唐宦官之禍

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實異。東都宦官專

領監事。則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則兵權且歸之。是故勲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蓋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漸積之久。故也。

退之淮西碑失實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後世鮮有錄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孰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為祇畏若不勝。按伺史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佑。蔡

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愬固無所。言與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肯為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為吏檢。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莫錫。准。西礪。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固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瞻明矣。墮人觀場之輩。先聘貽於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竦。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夏君憲曰。孝忠。直義勇也。然非徒勇。又且智。觀其對憲宗數語。詞旨剴切。特假錄。推碑殺吏。陰以作將士之氣。而銷主上猜忌之心。世間何可無此人也。退之平生。

強強到此遭却毒手矣。

藩鎮之與

李林甫欲斷節度入相之途。卒啟祿山范陽之亂。真所謂一言喪邦也。顧藩鎮之禍。綿延而不可解者有二。曰稱留後。曰軍中擁立。而是二者。皆自朝廷發之。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嵩本鶻觝小吏。以才幹為王君奭腹心。至是代君奭節制。此則他日留後之端也。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而推懷希逸。朝廷即授以節。此則他日軍中擁立之漸也。要而言之。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二語可盡藩鎮之弊。

白樂天行藏

白樂天與揚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文饒隙。而文饒終未嘗深害之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及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故能安然於去就。愛憎之際。綽有餘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

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又饒以寵嬖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非素與遊者。其冰炭依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昌黎史禍

昌黎之避史筆也。柳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焉。淮西碑則以為失實而貽而院。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為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趙嘗時謂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訾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寧當有甚此者。

韓昌黎晚信佛老

韓昌黎表諫佛骨矣。潮陽一貶。至瀕死不悔。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子墓志。序以服食敗者數人為世戒。晚年至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火靈庫。卒致絕命。是所謂笑前車之覆轍。而疾鞭以追其後也。儒者之無特操如此。

李虛中子平

今之祿命家言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虛中後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王叔文之克

王叔文以不良死而火極意苛譴以當權奸之首。至於李訓輩齊稱抑何冤也。觀順宗即位之初所注措如罷宮市却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耆碩革德宗大蔽之政收已渙之人心皆叔文啟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為神策行營節度使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為宦官所持遂墮貶至破死而禍亦最烈實由於此當劉闢為韋皋求三川至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帥使叔文小有欲不難為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皋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故敢執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忌。豈得為定論耶。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惡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為表之。

八司馬伸氣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不知趣權利之可耻。蓋叔文欲誅宦官強公室正義舉也。特計出下下為所反噬。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為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

幾稱伸氣矣。

牛李有同惡

唐文宗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廷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慢百姓。妄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讒。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獲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趣向不同。及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可謂有同惡矣。余按小說云。牛李如張蔣惟嗜石。則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

柳子厚非國語報

柳子厚平日法國語為文章。而其後也作非國語。歷詆其疵病。不少置。陸放翁曰。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後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宜亦非國語之報耶。

道家三尸神之謬

道家言三尸神。謂之三彭。以為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

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小人之妄誕。有如此者。學道之人。積功累行。以求無過。豈有僥倖蔽覆。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而乃納三尺讒言。則亦謬悖之甚矣。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疏強項。亦作罵尸蟲文。獨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於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尺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眾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莫息如雷。孰謂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糕字。盧賈詩中。一世嘉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糕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李德裕知所本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已

綱感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

唐不立后之禍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于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玉。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古今所無。亦固叔虜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相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郭汾陽後裔之賢

唐穆宗長慶四年。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言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審上殿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攷之靈。鍾於吾兄。郭氏

分陽高也可無愧祖武矣視漢馬后槩廖防輩為何如人耶